

## 第一章

一月十四日，星期四。这天基普·格雷迪才知道嘈杂的搅拌机和宿醉无法共存。

昨晚原本没打算喝那么多，但查克和吉米都来了，他们好几个月没见了。其实倒也没.....烂醉如泥。他当然知道第二天一早六点就得工作，却还是喝得现在头痛欲裂，恨不得砸了那台大功率搅拌机。

可工作依然要完成。他要给柜台前那个看起来很忙的女人做一杯美味得要死的果昔。

“您的果昔，女士。”他尽量维持得体的表情将商品递给顾客。“一杯‘青春勇士’加一份小麦草。”

他瞄了一眼时间。六点半，天呐。

柜台上堆放的橙子让基普很想把脑袋趴上去，却没那个时间。“草+莓”果昔店的工作日早高峰常常持续到九点。今早和他一起工作的是玛丽娅，这倒是不错。他们很合得来，因为同样不对这份工作额外上心，却也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分内的事。此外，她还十分有趣。

“哪种该死的果昔能治宿醉啊？”基普趁短暂的空档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嗯，没有。不过据说那个西瓜的能行。”

“好吧，我要给自己做一杯巨大的西瓜果昔，加差不多五片

布洛芬的那种。”

“是五份‘健康补充剂’吧。”

基普给自己做了一大杯西瓜果昔，喝过的确稍微舒服了点。之后又“只”吃了两片布洛芬。

“所以昨晚你到底干嘛去了？”玛丽娅问。

“噢，就是和大学同学出去玩了。”

“是吗？他们帅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都不是我的菜。”查克是个大块头，很壮，留胡子。吉米则与他完全相反，身材娇小、苗条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个七岁左右。

“他们也是超厉害的果昔店服务生吗？”

“所谓的‘他们’都找到了各自领域的工作，在波士顿。商业什么的？保险？金融？不太清楚。他们上班都要穿西装。”

“你穿围裙，也挺不错。”

“是啊，我可自豪了。”

“还有一顶绣着小草莓的棒球帽呢。加油！”

基普把一大块冷冻菠萝砸向她。

“告诉你吧，小基普。我准备大发慈悲去后厨把今早的准备

工作都搞定，好让你这漂亮的脑袋在高峰过后能休息一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你最好了，我爱你。”他愉快地叹了口气。

“用得着你说。好了打起精神！又有职业女性光顾了，她们想要甘蓝汁！”

又过了忙碌的一小时，基普才终于享受到玛丽娅应允他的空闲。她去后厨切蔬果，基普则瘫坐在他拖到柜台后的一张椅子上，脸贴着墙。这墙真是凉快又舒服。

他都没发现自己闭上了眼，直到某人清了清嗓子吓了他一跳。那人并无恶意，只是提醒他有人光临。

他睁开眼迅速起身。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他吞吞吐吐道，“我能——？”

基普的嘴兴许像卡通人物那样张大了。搞不好下巴也掉到地上，舌头像地毯一样从他嘴里铺开。只因“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帅的男人”此刻正站在他面前。

“嗯，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？”基普努力开口。

眼前的人十分高挑，一头金发，相当健硕。基普会“知道”，是因为他穿着紧得离谱的安德玛连帽衫和运动裤。潮湿的发丝贴在额前，肌肤闪烁着汗水的光泽，他一定刚跑完步。

“早上好，”浑身是汗的男人轻快地问早，“抱歉吵醒你了。”

基普红了脸。他微微低头，好让帽檐挡住自己犯蠢的样子。天呐，世界上最帅的男人站在我面前，我却穿着围裙还戴着草莓棒球帽。

“你没有.....我不是.....”基普深吸一口气。振作一点！“抱歉。昨晚玩得疯了一些。”

那人挑了挑眉。“周一晚上就？”

“没错，就，做果昔的人嘛，你懂的.....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，不是吗？”

男人笑了。基普几乎要晕过去。

“那么，有什么推荐吗？”男人眯着眼研究菜单。

“嗯，有一款蓝莓混合菠萝和甘蓝的饮品——但我保证尝不到甘蓝的味道！这款还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”

“应该是.....‘布鲁克林蓝月’？”

“没错。这里的名字都挺傻的。”

男人用修长的手指指了指基普的名牌。“我喜欢你，的名字。”

基普下意识看了一眼名牌，仿佛不知道自己叫什么。傻透了。

“这个，呃，算是昵称吧。”基普道，好像这个帅哥有问他提供更多细节似的。并没有。但他自顾自继续说着，因为他日常就这样。“我的意思是，大家都叫我基普。这的确是我的名字，不过，就，不是‘真’名。就是，嗯……总之。你想来杯蓝莓果昔吗？”

“听起来不错。”他礼貌地忽略了基普傻得有多离谱。

基普将各种冷冻水果和新鲜甘蓝放入搅拌机，开始制作。幸运的是，工作让人专注，机器轰鸣的声音也大得让人没办法交谈。他越过机器瞥了眼那男人，后者正叉着腰研究小店里毫无新意的水果装饰画。基普的视线不知道该停在哪里，他迅速瞧过那人宽阔的肩、粗壮得离谱的臂膀、发达的背脊和狭窄的腰，最后是屁股，坦白说那可真是——

基普甩甩头，关掉搅拌机。他笨拙地摸出个塑料杯，将蓝色果昔倒进去。“先生，您的果昔。”

男人转过身，点了点头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叠起且略微潮湿的二十美元给基普。基普把找零递给他时，他摆摆手。“留着吧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基普看着他喝下第一口果昔，盯着他紧贴在吸管上的粉红嘴唇问道。

“真的。”男人笑了笑。“就当介绍费吧，这个挺好喝的。”

基普也回以一个微笑。“您喜欢就好。祝您有愉快的一天。”

男人举杯朝他示意。“你也是，基普。”

自己的名字从那人口中说出来，让基普感到晕眩。他的梦中情人离开后，紧接着一个远不及其有魅力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
“我嚟个去！”这位客人用拇指指向大门说道。“那是斯科特·亨特！”

“啊？”

这人看傻子似的看着基普。“斯科特·亨——特。”

“你是说，那个冰球运动员？”基普问道。

“什么？！”基普身后传来疑问，是玛丽娅站在后厨门口。  
“我错过了斯科特·亨特？说真的？”

“我不觉得.....你真的觉得那是他？”基普问。

客人点了点头。“哦，我确定。绝对是。他居然在城里露面了，他最近在冰上的表现可不怎么样。”

“他打得不好？”基普“大概”知道斯科特·亨特这个人，当然——每个人都知道他，不管是不是体育迷。他是纽约上将队[1]的明星中锋，也是队长。三年前他曾带领美国队夺得奥运金牌。但基普知道他主要是因为他为雨果博斯拍的广告，他特别喜欢那些广告。

基普挺喜欢冰球，但没太关注过NHL[2]。据他所知，斯科特·亨特在这座城市里一直受人尊敬和爱戴。可以说是纽约之王。但很显然，基普了解得还不够。

“是啊，这个赛季他打得很糟糕，”客人继续说，“十一月之后就进过一个球！不知道拿那么多钱都干什么了。他们真该交易了这个废物。”

“好吧……”基普不知该怎么结束这个话题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竟觉得这人的批评十分冒犯，不得不替斯科特·亨特说几句：“也许他正经历什么事呢。”

客人冷哼一声。“他可以夏天再经历。如果他始终是这种状态，我们今年就进不了季后赛了。”

基普依然感到莫名的愤怒，但也只能耸耸肩将果昔递给客人，好让他赶紧离开。

店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人，玛丽娅问：“斯科特·亨特真的来过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也许吧。我是说，既然那个人这么说了，我想应该是吧。他太好看了，我没注意别的，但没错，他看起来确实很像亨特。而且，那个，他给的小费特别多。”

“有多少？我们得平分你知道吧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的。差不多有十三块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“嗯，如果真是亨特，确实有可能。这对他来说，就，不算什么，对吧？他可能根本不在乎钱。”

“那感觉一定很好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所以，”玛丽娅倾身靠近基普，“他很帅？”

“我的妈呀，”基普笑得灿烂，“他简直帅、炸、了。帅得不真实。”

“他穿的什么？”

“运动服。我想他应该刚跑完步。非常紧——的运动服。”

“老天啊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不敢相信我居然错过了。如果他再回来，你一定得告诉我。就算我在蹲马桶，也要把我拽出来！”

“当然，只要你不尴尬。”

玛丽娅将切好的蔬果放进冰箱，基普也帮她一起。他们安静地工作了一会儿。

“嘿，”基普说，“他叫了我的名字。”

“谁？亨特？他真的说了‘基普’这两个字？”

“是啊。”基普恍惚道。

“老天，我打赌，那名字被他的金口说出来一定一点都不傻。”

基普向她扔了一个草莓。

\* \* \*

第二天清晨，基普在火车上看到新闻头条：亨特之夜！他微微向前，读起对面乘客的报纸头版。原来，亨特在昨晚的比赛中上演了“帽子戏法”，并助攻两次，最终上将队以7比1狂胜华盛顿队。基普笑了。他感到一种奇异的骄傲。

是啊，多好，富豪巨星度过了美好的夜晚。啧啧啧。

报纸还说，上将队今晚将在新泽西州比赛。基普下了车，走过两个街区到达“草+莓”，他开始回忆上次去现场看上将队比赛是什么时候。至少八年前了。不，应该更早，因为他只在电视上看过亨特的比赛。

上帝啊，我是不是满脑子都是斯科特·亨特？

他打着呵欠拿出钥匙开门。必须要找个晚点开工的工作了。五点前起床，六点到岗，实在太荒谬了。关键是还只拿最低薪水。

今早也和往常的工作日一样，早高峰大概从七点一直持续到九点，之后有一段短暂的空闲，然后会有玛丽娅称之为“瑜伽妈妈”的顾客时不时光顾。

“你男朋友昨晚表现得不错啊。”玛丽娅一边给橙子补货一边

说。

“你在说什么鬼？”

“斯科特·亨特啊。好像进了一百万个球吧。”

“三、个、球，”基普纠正她，“还有两次助攻。”

“哎哟，真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你还是个铁杆球迷呢。”

“我才不是！我只是在路上看到报纸了。特大新闻什么的。”

“我的天呐！你疯狂迷上他了！昨晚回去谷歌他照片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！”有。

“你就嘴硬吧，小迷弟。可爱死了。”

“我恨你。”

“你不恨。”

玛丽娅在码橙子，基普讨厌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，于是在柜台后假装扫地，虽然地也没那么脏。

十点刚过，开门营业了，基普再次与穿着汗湿运动服的斯科特·亨特打了照面。

这次玛丽娅没有错过。“我嘞个去。”

基普悄悄用手肘撞了她一下。

“早上好基普，又见面了。”男人开口，这人百分之百是斯科特·亨特。

“早上好，嗯……天啊！你是斯科特·亨特，对吗？”

他似乎被逗笑了。“我是。”

“这也太棒了。”玛丽娅惊呼。

“那个，嗯，”基普开了个头，随后话锋一转，“昨晚的比赛很精彩。”

“谢谢！可能我要再来一杯蓝莓果昔了。如果某一天比赛顺利，我就想尽可能重复那天的生活步调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基普说。斯科特的眼睛是蓝色的。很蓝很蓝。

“那么……麻烦你，一杯蓝莓果昔。”

“好的！”基普这才回过神，着手制作果昔。

斯科特·亨特再一次穿着极为贴身的安德玛运动外套和裤子。头发乱乱的，被汗浸湿了，皮肤因为运动而泛着轻微的红。基普·格雷迪则又一次穿着傻到不行的围裙，头上戴着那顶绣着草莓的倒霉棒球帽。但至少这一次，他没有宿醉。

他把果昔递给这位明星运动员，努力不让自己过分关注他裹住吸管的唇。这实在很难，因为斯科特喝第一口的时候正直、视、着、他。注意到基普的眼神，他的嘴角勾起一个浅浅的弧度。

“再次感谢，基普，”他说，“希望下个比赛日也能见到你。”

他举起果昔杯道别，之后便离开了。

基普转身看向玛丽娅，后者的下巴都掉到了地上。

“‘希望下个比赛日也能见到你？’”她重复。“开玩笑的吧？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肯定是喜欢上你了，格雷迪！”

基普瞬间脸红得像帽子上的草莓。“哎，拜托。他才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！他只是迷信罢了。他希望果昔能起作用，保佑今晚的比赛顺利，于是下个比赛日他才会再来！只是这样而已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他表、面、上说的意思，笨蛋，但那不是他的全、部、意思。”

“他甚至不……我的妈呀。不敢相信我得说这些。斯科特·亨特不——喜欢男人。更——不可能喜欢在果昔店工作的男人。”

“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我要到后面去切菠萝了。”基普嘟囔道。

“最好检查一下，确保蓝莓的库存充足哦。”玛丽娅捏着嗓子

揶揄道。

\* \* \*

基普站在他最好的朋友位于翠贝卡的公寓里，欣赏哈德逊河的美景。他甚至不敢去想住这样的房子要多少钱。

纽约的生活成本.....很高，但基普有个相当不错的对策，让他既能做着薪水微薄的工作又能按月偿还学生贷款，那就是：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。

是的，他二十五岁了。是的，他二十二岁就大学毕业了。但现实是，历史专业在就业市场上并不抢手。

基普有梦想，有抱负。他希望能博物馆工作。或许再接再厉去欧洲的某个博物馆工作；或许写一两本书；或许主持一档受欢迎的电视节目，走遍世界向坐在家里的观众介绍不同的历史遗迹；或许在好莱坞给历史电影做顾问.....

又或许，只是把水果蔬菜打成泥，让大忙人们喝了好去做真正重要的事。

而这间公寓的主人，埃琳娜，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和与基普相比十分成熟的生活。她是“平分时科技”的网络安全工程师，这可是全国发展最快的IT公司之一。基普并不知道“网络安全工程师”究竟是做什么的，不过薪水似乎特别丰厚，听起来也很厉害。

埃琳娜无疑是基普认识的最聪明的人。她的才华与幽默并重，还十分漂亮——来自挪威父亲的颀长身量和优越骨相，配合黎巴嫩母亲的黑发蜜肤，让她美得别具一格。

他们的友谊从高中开始，并让基普意识到他对女性没有兴趣。毕竟，如果对她，都没兴趣的话，那么……

无论如何，埃琳娜可能比基普自己还早发现他喜欢男生。她总是比他更早洞悉一切。

“你需要室友吗？”基普从窗边回身，问道。

“不需要，”她回答，“永远不需要。”

他们坐在沙发上，吃着川菜（埃琳娜可不做饭）。基普刚吃一口，埃琳娜就随口问：“所以，他是谁？”

面条从基普筷子上滑落回外卖盒里。“什么？谁？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整晚都一脸想入非非的样子。你在想谁？”

基普顿时脸红了，他胡乱戳了戳面条。“没谁。”

“克里斯托弗[3]。”每当基普把埃琳娜惹烦了，她都会叫他的真名。

“你会笑我的。”

“听起来不像是我的作风。”

基普笑了笑。“就是.....你认识斯科特·亨特吗？”

“我认识斯科特·亨特吗？私下里，不认识。”

“那至少听过他吧。”

“听过。”

“好吧。就是，他最近常来店里。”

“果昔店？”

“是的，就这几天。他说是为了好运。因为他昨天早晨买了一杯果昔之后，比赛非常顺利。所以今天又来了，因为今晚也有比赛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他只是.....他真的很帅，就这样。”

埃琳娜嘴角轻轻抽了一下，却没笑出来。“真令人兴奋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他们继续沉默地吃着饭。只是，基普显然没法淡定，坚持了一分钟就全盘托出。“他知道我名字了。”

埃琳娜挑眉。

“他今早来的时候说‘早上好，基普。’”基普抑制不住脸上愚蠢的笑容。

“你一定很激动吧。”

“没错，而且，嗯，他说希望能再见到我。你懂的，就，果昔真的有用的话。”

“神奇的冰球果昔？”

“别笑我了。”

“我哪有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：今晚我们要看冰球比赛。”

\* \* \*

看比赛时基普紧张到近乎窘迫。斯科特每一次击球都让他揪心，每一次射门都让他屏住呼吸。他希望这场比赛对亨特来说是顺利的，对于其中的原因，倒也没必要自欺欺人。

第一节比赛结束时，比分1比1平。斯科特在去往更衣室的路上，接受了一个快速采访。他摘下头盔，湿漉漉的头发毫无章法地乱翘。基普的心也跟着乱了节奏。斯科特整个人被汗水浸透了，比跑完步来店里时更加汗水淋漓。基普甚至看到晶莹的汗珠顺着他脖颈往下流，没入球衣红色的领子里。

斯科特正在讲他们强大的防守和团队协作。漂亮的嘴唇在话筒上方一开一合，湛蓝的眸子没有看镜头也没有看向采访他的男人。仿佛他并不是在接受采访，而是在他心中想去的地方。

“他的确很迷人。”埃琳娜说。

“是啊……”基普叹息道。

比赛第二节继续胶着。直到第三节，斯科特两次射门得分还助攻得分一次，上将队才掐灭了纽瓦克市[4]球场里的欢呼。基普高兴极了。

“神啊，他太了不起了。最后一球他射门的速度能有每小时一百英里吧，看起来却像慢动作一样。”

“他的手确实很有天赋。”埃琳娜勾起嘴角，同意道。

她拿起手机输入着什么。“下一场比赛在周六晚上，主场对阵坦帕湾[5]。”她说。“你周六上班吗？”

基普大惊失色。“靠！我得——我得换班！谁是周六的班啊？”

他拿过自己的手机给玛丽娅发消息：你周六上班吗？

回复很快传了过来：上啊？

基普：我能跟你换班吗？

玛丽娅：为什么？

基普：我排班在周五。跟我换吧，求你了？

玛丽娅：是不是跟斯科特·亨特有关？！

顾不上面子，基普继续说：也许吧。

玛丽娅：天呐，基普。

基普：求！求！你？！

玛丽娅：行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补充：你得跟杰夫一起工作。

呃。杰夫是最糟糕的同事，特别懒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跟嗑了药似的。基普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能在那儿工作。

但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最终上将队以6比2赢得了比赛。这意味着斯科特周六一定会来。

大概一定会来吧。

应该一定会来的。

[1]New York Admirals，作者杜撰的冰球队名。现实中纽约有两支NHL球队，即纽约游骑兵队（New York Rangers）和纽约岛人队（New York Islanders），此处原型为主场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的游骑兵队。

[2]“国家冰球联盟（National Hockey League）”的缩写，又译为“北美冰球职业联赛”，北美最高等级的冰球联赛。

[3]“基普（Kip）”是“克里斯托弗（Christopher）”的常见昵称。

[4]Newark, 位于新泽西州, 新泽西的NHL球队新泽西魔鬼队 (New Jersey Devils) 的主场体育馆“保德信中心 (Prudential Center) ”设在这里。

[5]Tampa Bay, 佛罗里达州城市, NHL球队坦帕湾闪电队 (Tampa Bay Lightning) 的主场在这里。

## 第二章

周六早晨, 基普似乎起得比平常更早些, 还好好打扮了一番。

虽然制服是不得已而穿之, 但他至少能把最好的牛仔裤洗干净穿上。他还决定换上几周前新买的时髦运动鞋——尽管完全超出了预算, 却无法抗拒买了下来。

他甚至费心打理了头发, 哪怕最终还得盖上那顶愚蠢的帽子。之后还用牙线清理了牙齿, 往口袋里塞了几颗薄荷糖, 想掩盖嘴里那股咖啡味。

今早的通勤相对轻松, 比平日早到了十分钟, 毫不意外地成为第一个到店的人。他开始做准备工作, 特地检查了材料, 确保斯科特·亨特的“布鲁克林蓝月”材料齐全。

六点准时营业, 二十分钟后基普仍是一个人。毕竟今天的搭档是杰夫, 这也算是意料之中, 但依然令人厌烦。

六点半，电话响了，是杰夫打来请“病假”。基普甚至懒得生气，尤其是这么一来斯科特来的时候，店里只会有他一个人.....

只是可能会跟一个对你完全没兴趣的男人互动两分钟，用得着这么兴奋吗，基普。

周六总是比工作日清闲得多。上午显得特别漫长，只有零星几个客人光顾。基普最后闲得掏出手机，看的当然是斯科特·亨特的旧报道。

关于他的报道非常多，大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：斯科特生长于罗切斯特市[1]，自青少年起，在其效力过的所有球队都是最棒的球员。文章也常常强调他在慈善方面的慷慨贡献，特别是对病童的帮助，并称他在冰场上下都是杰出的榜样。

报道也经、常、提到另一点，斯科特·亨特是纽约最热门的黄金单身汉之一。他从未与哪个女人有过长时间的联系（有趣），有关私生活的问题也全盘回避（更有趣了）。

基普正忙着保存斯科特在《GQ》杂志上的照片，这时门被推开了。他慌忙把手机塞进裤兜，就看见斯科特本人走了进来。

如果说，斯科特在看到基普时脸上闪过一瞬惊喜，或许有些离谱，但.....似乎真、的、不是错觉。

“基普！”他挂着汗珠的脸上绽开一个欣喜的笑容，向基普问好。“我还担心你今天不上班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基普震惊得说不出更为伶俐的话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而斯科特·亨特莫名有些……慌张？“我想尽可能保持步调一致嘛，之前两杯果昔都是你做的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一定是我的制作方法有魔力。”基普大胆露出一个挑逗的笑。

“一定是。”

基普备好所有原料，一一放进搅拌机。“我看了那天晚上的比赛，”他说，“最后一球太了不起了。”

“谢谢，”斯科特的语气显得似乎很真诚，“我也很满意那一球。”

他对基普笑了笑，基普顿时有些口干舌燥。感觉就要说出“你的腹肌尝起来什么味道？”之类的蠢话，他赶紧转身启动搅拌机。

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？”斯科特接过果昔问道。

“是的，嗯，本来应该还有个同事的，但他请病假了。我不觉得他是真病了，不过反正他也帮不上什么忙。”基普越说越畏缩。好像斯科特·亨特会关心你的同事似的。

“真遗憾，”斯科特说，“我也有过这样的队友。”

基普笑了，斯科特·亨特是认真在比较他们俩的工种吗？

“你，呃，你介意我在店里喝吗？”斯科特问，哪怕身边分明

就是桌椅。“我只是.....有些邮件要看。”他拿出手机晃了晃。

“当然可以，请。”基普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好运。斯科特随意选了一张小酒桌坐下，背对大门（面朝基普）。基普拼命收回盯着斯科特的视线，只见对方一边翻着邮件，偶尔吸一口蓝色果昔，喝得很慢，十分慢。

十五分钟后，基普走出柜台，装模作样擦起店里根本不需要清洁的桌子。

擦到斯科特旁边时，他忍不住开口：“你确定这样不会影响你比赛吗？这样打破常规？”

“什么？噢，不会的。也不需要每一件事都保持一样嘛。其实，我也没有那、么、偏执。”

“当然。”基普的嘴角噙着笑。

斯科特也大方笑了起来。“我确实有点奇怪，是吧？把果昔当作神奇魔药。”

基普耸耸肩。“我读过关于运动员的文章，你们都挺神经的，对吧？要以固定的方式穿队服、不换袜子、不刮胡子.....”

斯科特指着他纠正道：“嘿，只在季后赛才这样，那可是历史悠久的传统！[2]”

“那就再正常不过了。”

基普不敢相信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但他觉得必须试探一

下。就一下。

“没有别的意思，”他尽量漫不经心，“你们举起奖杯的样子好粗犷啊，像一群热辣的伐木工人。”

说了，真的说出来了。

斯科特注视着他，基普发誓自己看见对方嘴角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。

然而斯科特蓦地起身，收敛笑容。“好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基普简直想死！他才刚跟斯科特·该死的·亨—特，调了个情，现在人家就要逃跑了，什么鬼，格雷迪？

“再次感谢你，基普。”斯科特亲切地道别，基普觉得自己不配。

他走到门口，顿了顿，转身。“你今晚要来看比赛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的票没人用。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两张，你可以带.....人.....一起来。”

“你说真的吗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”

基普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无与伦比的大明星，他魁梧的身材将店门严严实实挡在身后，毫无缘由地送了基普一份礼物。

“如果你确定的话，那我非常想去！”

“我非常确定，很高兴你愿意来。取票的时候报你的名字就好。”

“好的。那，晚上见。”基普应道，傻不傻呀。

斯科特笑着离开了。

\* \* \*

基普早该想到斯科特·亨特的私人位置一定是.....绝佳的。离冰面六排远，压着蓝线[3]正对主队替补席。简直不可思议。

“靠，”埃琳娜惊到，“我倒是知道‘平时’在这儿有个包厢，但这个位置比那儿可好太多了。”

“不敢相信我们居然坐在这儿。更不敢相信我们拿的居然是斯科特·亨特的票！”

“不过，这可真是个古怪的约会。你跟一个女人坐在这里，他却场上工作。”

“这才不是约会。”

“那他肯定给每个果昔店员工都发了票吧。”

基普本来一直克制着，不想曲解斯科特送票的行为。“他只

是觉得我不知怎地帮助他取得了连胜，想感谢我而已。我说过的，他有点神经。”

“是对‘你’发神经吧。”

“别傻了。”

“基普，”她把啤酒放进杯架，语重心长道，“你真的知道自己长什么样，对吧？”

“你什么——？”

“你很帅，格雷迪。特别帅。”

“我……还可以吧。”

“不，听我说。你简直好看得离谱。你以为你喜欢男的我很开心吗？一点也不。”

基普翻了个白眼。“说得像真的一样。再说——”他压低声音，靠近埃琳娜，“——谁知道亨特是不是……跟我一样。”

“不知道吗？”

“不！其实……我是有收到过一点暗示，也许……”

“比如，我们坐在他的私人座位上，因为他一周内去了三次你工作的地方，而且亲、自、给了你他的私、人、票？”

基普的脸这下烧得通红。“他就是很迷信罢了，”他咕哝道，“没别的意思。”

球员们来到冰面上热身。他们四散滑开，或坐下来拉伸，或轮流朝门将发球。基普的视线紧紧吸在21号斯科特·亨特身上，他试着移开却根本做不到。斯科特正做着深弓步来拉伸大腿后侧的肌肉，充分展示出他身体的灵活性。基普不由得想，如果脱掉厚重的冰球裤，这个姿势会是什么样。

他一向清心寡欲的脑内短暂浮现一段绮丽的画面，害他差点没看见滑到他面前的亨特——对方身着挺括的红白蓝队服，仿佛从海报上直接滑进现实——朝他点了点头。

不，不是对我吧。一定是对坐在我后面的人。

基普转头，才发现身前身后都空无一人。

啊。

热身结束，赞博尼[4]洗冰车出来清理冰面，紧接着精彩的赛前表演开始了。灯光熄灭，上将队的高光集锦视频投射在冰面上，摇滚乐震耳欲聋。干冰与焰火齐放，运动员们猛冲出来，现场立时被点燃了。

有两件事让基普深受震撼，一是斯科特·亨特无疑是个大明星。应该说，是巨星。一个备受全城热爱的超级巨星。场内超过半数的人都穿着他的球衣。出赛名单公布，斯科特将作为中锋首发出场，球迷的欢呼声一时间震耳欲聋。他不单是一个喜欢蓝莓果昔且善待为他服务的店员的人，这个男人就是纽约的化身。

而基普，是他的座上宾。

另一件事则是，他在队伍中声望很高。斯科特拍着年轻球员的肩膀赞他们，基普能看到球员们脸上洋溢的喜悦。就连裁判似乎都很喜欢他，会在说明判罚决定之后轻拍他的手肘。

这场比赛十分精彩，斯科特相当出色。他不仅每节都进了球，贡献了一次助攻，还在中场附近以一记臀部冲撞强势阻截了坦帕队的一名边锋，引发球迷轰动。但最让基普折服的，还是斯科特及时出手制止了一场打斗。他紧紧抓住队友的手臂帮对方平静下来。基普真希望能亲耳听到他劝慰的话。

看着斯科特主导整场比赛施展纯熟的技巧简直让人神魂颠倒。他是无可比拟的。

“这也太他妈厉害了！”赛后，基普在去地铁站的路上高喊，嗓门超大。“我还想再看一场！他每一场比赛我都想看！”

“那你可得等等了，疯狂球迷，”埃琳娜说，“上将队接下来两周都是客场。”

这消息本不该让基普如此崩溃。但一想到上一整天班都看不到斯科特，日子忽然变得特别难熬。

这晚基普躺在床上，忍不住想，斯科特在路上会不会因为不能维持一贯步调而不开心呢。

他又在犯傻了。斯科特是职业冰球运动员，他才不会对基普那愚蠢的果昔念念不忘呢。基普叹了口气，对“至少两周工作中都没有斯科特·亨特”这件事认命了。

[1]Rochester，此处指纽约州第三大城市。

[2]季后赛蓄须是NHL一项有着迷信色彩的“传统”。当球队打入季后赛，球员们通常都不再刮胡须，直到当年季后赛结束。这一传统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，后来也影响到美式橄榄球、棒球等领域。

[3]冰球场上有两条对称的蓝线，为越位线，两者之间的区域为中区，蓝线外为攻/守区。

[4]美国发明家弗兰克·赞博尼（Frank Zamboni，1901-1988年）于1949年发明了一款机动的冰面打磨清洁设备，从此他的名字常被用来直接指代洗冰车。

### 第三章

飞机穿越连日来笼罩城市上空的厚厚云层，曼哈顿岛也逐渐消失在斯科特视线里。

他有些不安，但找不到原因。这种感觉与比赛无关，他正处于整个赛季的巅峰状态。球队连胜多场，也没有队员出现严重的伤病。此外，球队的私人飞机正载着他们前往凤凰城，让他们能脱离纽约一月的苦寒得到短暂的休憩。

至少他的经纪人又开心了。几周前斯科特接到陶德·惠勒——

陶德，自大学起就是他的经纪人——惊慌打来的电话。

“我们有大麻烦了，”陶德说，“赞助商们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。吉列表示明年不打算续约了。连安德玛都开始动摇，那可是该死的安、德、玛，斯科特！我们不能失去他们！”

这番话本该激励斯科特，却没起作用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状态很差，也并非乐见这样的局面。

“相信我，陶德，”斯科特说，“没人比我自己更失望。”

但昨天，斯科特接到了截然不同的电话。

“不管你做了什么来恢复状态，坚持下去！”陶德听起来如释重负。

只是斯科特也无能为力。未来两周都是客场比赛，大部分时间是与西部联盟[1]的球队对战。上将队有七场比赛要打，回家前的最后一场在多伦多。斯科特从不曾介意四处比赛，他喜欢和队友们在一起，也不像某些人那样害怕飞行。并且，跟大部分队友不一样，他出门可不用抛下妻子和小孩。

但职业生涯头一次，斯科特觉得——破天荒的——似乎也有了牵挂。

斯科特的邻座，副队长之一的卡特·沃恩，特别高兴能在洛杉矶停留几日。他和非常有名——还超有魅力——的女演员歌洛莉亚·格雷交往有几个月了。“玩玩而已，”上次斯科特问起，卡特信誓旦旦地说，“只是帅哥美女偶尔在同一座城市时互相作伴而已。”

斯科特觉得没这么简单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他是最不该八卦别人感情生活的人。

卡特已经戴上了耳机。既然窗外没什么好风景，斯科特也拿出书来看。是本无脑的间谍小说，倒也能打发时间。

斯科特努力沉浸在阅读中，思绪却不断游走。脑中不断浮现出一个帅气的果昔店店员，他有一双迷人的棕绿色眼眸，笑容最是惹人喜爱.....

他别过头去，不让卡特看到他痴痴的笑脸。

基普昨晚来看比赛了。斯科特朝他点了头，但没有得到回应。也许他没看到吧，又或许他觉得斯科特很奇怪。

不管怎么说，看到他来斯科特出奇地快乐。更欣喜的是他带了一位.....女性朋友来，毕竟基普暗示过他喜欢男人。斯科特对调情一窍不通，但这一点他还是能确定的。

他转念一想又皱起眉。基普也可能是双性恋啊。也许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女朋友。她可是个大美人。

斯科特不是双性恋。其他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也不是直的。他知道自己喜欢男人很久了。事实上，早在打青年联赛[2]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那时他有过一次暗恋队友的惨痛经历，他很确定那是单恋。哪怕雅各布心里有感觉，也绝不会表现出来，永远不会承认。对那人采取任何行动都只会让斯科特被揍出黑眼圈，或者更糟。这事一旦暴露，斯科特的职业生涯都有可能毁于一旦。因为冰球运动员不是同性恋。NHL球员里从来没出过同性恋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如今的斯科特也增长了不少见识，他深知那不可能是真的。但联盟中没有人公开出柜却是不变的事实，甚至公开的双性恋都没有。NHL球员们总是早早结婚，生一堆孩子，到夏天就拖家带口去别墅度假。他们打高尔夫、喝酒、玩扑克、吃牛排，去脱衣舞俱乐部、睡无脑女球迷，满口“基佬”、“屁精”之类的词。

所以斯科特闭口不谈自己的感情。哪怕那份感情本来就不存在。

普通人要活得谨慎已经很难了，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运动员更是难上加难。斯科特不能在网上随意勾搭男人，他总怕有人会向媒体透露些什么。性工作者同样不行。他不去同志酒吧和夜店，反正他也不一定会喜欢。他跳舞很烂。

他大部分性经验都发生在夏天。他会去一些冰球无人问津的异国他乡。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巴西、希腊。在那些地方，他只是众多年轻健美的男人之一，而目的只有那一个。

夏天已经他妈的过去很久了。

斯科特不曾——从来、绝对没有过——和曼哈顿的店员调过情。那不够明智也不够小心，不值得为之冒险。当然更不会跟他们透露他对男人有兴趣。得益于多年来的实践，斯科特的伪装功夫简直炉火纯青。

但基普有些不同。

斯科特甚至不知道哪里不同。显而易见，他长得很不错（拜托，斯科特，他帅得要死），有一对酒窝，还有那双眼睛。

昨晚的比赛现场，斯科特终于得以见到基普脱去围裙和棒球帽的样子。他多希望有机会凑近看看。

上帝啊。

没错，他相当有魅力。可纽约很多男人都有魅力。天知道，斯科特自己的球队里就有许多有魅力的男人。可见这并不是斯科特不停想念基普的全部原因。

他身上有种特殊的吸引力，让斯科特想和他促膝长谈，了解他的一切。向他倾诉，为他.....付出。

在比赛日去果昔店并不是耍花招。他真心认为遵循跟比赛顺利的日子相同样的步骤是很重要的。在走进店里并拿到那杯基普制作的果昔前，他正经历着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困境。在那之后，他火力全开。

\* \* \*

“嘿，陌生人。”

“嘿，老爸。”基普说着，走到橱柜前拿出麦片。今天他休息，难得有一个早晨能待在家里。

“还没问你那晚的比赛怎么样呢。”爸爸问。

“非常精彩，”基普情不自禁露出灿烂的笑容，“非常。”

爸爸抿了一口咖啡，坐在小小的厨房桌边看着基普。“斯科

特·亨特能给你那些票，可真是太好人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想，全布鲁克林都被你妈通知了一遍。”

“天呐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“我们生活中也没有多少刺激的事啊。”爸爸笑了。

基普和父亲一起，在他吃了一辈子早餐的圆桌边坐下。

他爱他的父母，爱他的家，但也急迫地想要独立。

“埃琳娜怎么样了？”爸爸又问。

“挺好的，你知道的，她完美得令人倾佩。”

“‘平分时科技’就没有一份适合你的工作？”

“我在‘平分时’能做什么啊？我跟我爸一样就是个历史书呆。”

“那纽约上将队呢？他们招人吗？”

“招啊，招团队历史学家。”

爸爸被逗笑了，靠在椅背上。“那，斯科特·亨特的事——”

“斯科特·亨特什、么、事都没有。”

“好好好……”爸爸拖着腔调说，用那种“行吧，反正不关我的

事”的语气。

“我说真的，他只是.....觉得我做的那些蠢不拉几的果昔能给他带来好运还是怎么的。跟我本人没关系。”

“你妈知道该失望了。”

基普翻了个白眼，但还是笑了。

“梅根今晚应该会来吃饭，”父亲又说，“安德鲁也会来。”

“噢，很好啊。”梅根是基普的姐姐，安德鲁是她男友。他们一起住在威廉斯堡。

梅根每次回来，似乎都是对基普的提醒——她是“回家”。虽然她比基普年长了差不多四岁，但还是.....

“你今晚在家吗？”爸爸问。

“当然，”基普勉强笑了笑，“不然我还能去哪儿？”

\* \* \*

斯科特颓然地靠在蒸汽房墙上，疲惫且挫败。这一场他们本该赢的。

他们派了后备门将上场，名叫汤米·安德森的瑞典小伙子，效果不太好。可不怪安德森，比赛不是光靠他一个人。

斯科特双手拂过汗涔涔的脸，插进湿淋淋的头发里。

斯科特今晚都不像他自己。整个队伍都在苦苦挣扎，这场比赛本该轻松取胜。

默多克教练已经狠狠训了他们。他走进房间，摇了摇头又走出去——这比大声斥责更令人难过。

没人来蒸汽房打扰斯科特。他们了解他。

他叹了口气，起身，裹紧腰间的浴巾。他要冲个澡，再来点喝的。

围着浴巾走到休息区，他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水，一口气喝掉。转身发现格雷格·赫夫坐在他身后的台面上。

“比赛简直惨不忍睹。”赫夫开口。

“一点没错，”斯科特说，“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

“虽然我不是队长，但这种时候不是该说‘嘿，小崽子们，别再打出这么臭的球了’之类的。”

斯科特很轻地笑了。“我想的也差不多。”

“可怜的安德森啊。我都同情他了。”

“是啊……”斯科特说着，朝更衣室的方向望去。“他怎么样了？”

“非常好。你觉得他还能怎样呢？”

“我会跟他谈谈的。你，可以边儿去了。今晚唯一一个进球，干得漂亮。”

赫夫懒洋洋敬了个礼。“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。”

没错。格雷格·赫夫是最优秀的神射手之一，命中率奇高，因此连续八个赛季成为NHL全明星球员。

斯科特从冰箱里拿了一瓶佳得乐。赫夫朝他伸出双手做了个准备接球的姿势，于是斯科特也扔给他一瓶。

“我要去冲个澡，”斯科特说，“告诉安德森别走远了，好吗？”

“收到。”

要是能有一支全员都是格雷格·赫夫的队伍，斯科特一定激动死了。格雷格是个真正可靠且强大的人，赛场上下都是队里不可忽视的存在。他不是最瞩目的，也远远不是最强壮的那个，却是球队极为重要的贡献者。

斯科特走进淋浴间。还有几人也在。大部分队员已经洗好了，准备回圣何塞的酒店。

还在洗澡的人中有一个是富兰克·祖洛。他是斯科特唯一不喜欢的队友。虽然对方毫无疑问是名优秀的后卫，高大、强硬，必要时像个凶悍的斗士。但他恃强凌弱，还有点阴森，真的。联盟中还有不少祖洛这样的人。

斯科特把水温调高一点，想要冲走这场恼人的比赛。明天一

早他们要飞往芝加哥，休整一夜，第二天下午比赛。之后连夜飞到多伦多，准备下一晚的比赛。接着再返回纽约。

洗完他直接去了储物柜，穿上短裤和T恤去找安德森。这位年轻的门将满面愁容，正在更衣室收拾装备。

“嘿，”斯科特坐在安德森巨大的装备包旁说，“抱歉今晚给你拖后腿了。”

安德森笑声里带着气。“我搞砸了。”他口音浓重地说道。

“我们都搞砸了。”

“我在场上就他妈像个白痴。”

“默多克让你上场是对的，”斯科特安慰道，“我一点都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我们其他人。都是心态原因。后备门将上场让大家有些狂妄吧，我猜。就像教练觉得这场比赛不用费什么心，大家就也跟着轻视了，结果……”

“结果我就他妈像个白痴一样。”

斯科特扭头看他表示同意。“今晚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都会回想自己犯的错误。今夜没有人会骄傲，可也不会有人怪你。我希望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”

年轻的门将不情愿地笑了笑。“谢谢。”他说。他把最后一点装备塞进包里，随后站起来。“我直接回酒店了，复盘一下失误，然后全部忘掉，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。”

“好样的。你跟伯克住一间是吗？”斯科特和他一起走出房

间，找着话题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哎，我同情你。祝你好运。”

汤米笑了。“好吧，谢谢。如果实在听烦了，我就假装听不懂他说话。”

斯科特也笑了。汤米的英语好着呢。

“我也要去收拾东西了。”斯科特说。“明天见。汤米。”

“晚安。”

\* \* \*

基普环顾拥挤的酒吧，发现独自坐在小桌前的肖恩正冲他笑。

“嘿，伙计，”肖恩站起来拥抱走近的基普，“真高兴你来了。”

“最近和直人们待太久了。”基普放开肖恩调笑道，在他对面的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这是他们光顾了多年的酒吧——叫做“翠鸟”。就像那些开了几十年的英式酒吧，这里陈旧但舒适。装潢是深色的木头、晦暗的灯光以及墙上的啤酒标志，房间那头的电视正在播放当地的体育赛事。乍一看不像个同志酒吧，至少跟大部分异性恋的想象有出入。只不过男人们

靠得更近，基普觉得酒保也更性感些。他很喜欢这个地方。

“我们这桌的服务生很可爱噢，”肖恩说，“你会喜欢的。”

“啊，我怎么能和你抢。”

肖恩摇摇头举起玻璃杯。“对我来说太白净了。他归你了。”

肖恩是个复杂的人。他长相英俊、皮肤黝黑、眼神温柔、笑容明朗。穿衣品味无懈可击，总是穿得像J. Crew产品目录里的模特一样。

他和基普在大学时当过一段时间炮友。不是什么正经恋爱，只是那个时候两人都急于探索罢了。不过，肖恩对坏男人情有独钟。尽管他一副正经古板的样子，却偏偏对带着点危险气质的纹身男青睐有加。基普就只是个生活过得一团糟还过分殷勤的书呆子。

服务生走了过来，肖恩不是说着玩的。对方身材苗条但紧实有致，一头金发随意散在脸侧——完全是基普的菜。

点单的时候基普忍不住朝服务生露出调情的笑，服务生回应了他并主动介绍自己叫凯尔。

凯尔离开后肖恩打趣道：“还是这么得心应手啊。”

“说得跟真的一样，”基普说，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团糟。”

“才不，你多迷人啊。那男生肯定想告诉你他下班的时间了。”

基普扭过头看向吧台旁的凯尔，大概在等着基普点的啤酒。  
“嗯.....”

“但在此之前我们得谈谈。”肖恩又说。

“谈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我们上周和吉米、查克出去的时候。”

“噢？”这下基普就很想喝那杯啤酒了。

“首先，我觉得我们可能有点咄咄逼人，那时候——”

“问我为什么要糟蹋我的人生的时候？”

“是鼓、励、你追求梦想。”

“行吧。”

凯尔，这位暖心的小天使，端着基普点的本地红啤走到桌前。他俯身将杯子放下，一只手顺势搭上基普的肩膀。基普能感觉到他的指尖在自己后颈轻扫。“有任何需求尽管叫我。”凯尔说，明显的一语双关。

“听着，”基普欣赏着凯尔离开前的那个微笑，随后对肖恩说，“我知道你们只是——”

“我有个提议。”肖恩打断他。

基普挑了挑眉。“你可没提过什么好建议。”

“是商业建议。而且我记得我提过几个不赖的。”

基普端起酒杯埋头笑了笑。“我也记得。”

“我建议，”肖恩说，“你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”

基普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。“比如？”

“我有个朋友.....”

“一个‘朋友’，哈？”

“他在纽约市博物馆工作。”

好吧，现在基普有兴趣了。

“他告诉我，他们马上要招一名助理教研员。就是一帮助组织学校旅行之类的那种。教小朋友了解我们伟大的城市。”

基普瘫回椅子上。“我没资格申请这个。”

肖恩犀利地瞪着他。“要我学埃琳娜说话吗？”

“别。”基普阻止。

“你要申请这份工作，基普·格雷迪。用你的魅力和对历史的热爱，以及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经历征服他们。”

“我肯定连面试机会都得不到。”

“我要打给埃琳娜了。”

“好吧，她不会接的。她讨厌接电话。”

“申请吧，基普。”

基普叹了口气。为什么不呢，是吧？“好吧，我会申请的。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
“小意思，混蛋。说回来——”肖恩靠回椅背，夸张地环视酒吧一圈，“——不如问问凯尔小朋友想不想为你灿烂的新工作庆祝庆祝。”

这回基普实实在在翻了个白眼。“我才不庆祝呢，而且……”他忽地停了下来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我正在意着另一个人。你可能知道他——他是纽约上将队的队长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他是《人物》杂志评选的“最美50人”之一？是的，我迷上了他。虽然他几乎肯定是直男。保佑我吧！

心里这么想，他嘴上却说：“我想我今晚还是早点回家吧。不过让我看看能不能给你，找个伴。”

\* \* \*

“这不是违规撞人！就他妈碰了一下！这是冰球！你个瞎了眼的狗——”

“够了。”斯科特紧紧擒住祖洛双臂，将他从裁判面前拖走。

祖洛转过头不停大吼。“干嘛，现在我他妈谁都不能碰了

吗？冰球已经不是接触性运动了吗？睁开你的狗眼，你——”

“我会跟他谈的。先到判罚室去，祖洛。”

祖洛甩着头。卡特滑过来帮忙送他去判罚室。如果祖洛继续大喊大叫，就要被判行为不端了。

斯科特回到裁判身边：“违规撞人，哈尔？真的吗？”

“你是在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事吗，亨特？我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哈尔·科尔曼——斯科特最喜欢的裁判之一——身高只到斯科特胸口，行事却十分沉着、强硬，还很聪明。

“行吧。”斯科特瞟了一眼判罚室里火冒三丈的富兰克·祖洛，无奈道：“让他冷静一会儿也不是坏事。”

“他可真是个大宝贝。”哈尔同意道。

斯科特又看向对面芝加哥队的替补席。“贝克尔还好吗？”

“我一会儿去看看，应该还活着。”哈尔盯着斯科特，眼光锐利。“告诉你的队员，如果再让我看到一次，他就别想上场了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说完哈尔直接朝芝加哥替补席而去，斯科特也来到判罚室。

“说不动他，”他说，“你就先冷静一下，之后我们一起让主场球迷好好失望一番。”

“可我没有违规撞人。那他妈怎么可能是违规撞人。”祖洛愤愤不平。

“但你就是冲撞了他。”

“他妈的，亨特！你他妈认真的？你跟芝加哥一队的？贝克尔是自己摔的！”

斯科特没听完就滑回替补席。“好好待着，富兰克。”他扭头道。

卡特追上他问：“要给哈尔塞多少钱才能让祖洛停赛几场？”

“别这样，”斯科特冷淡地说，“用不着你帮，祖洛完全能让自己停赛。”

“真是个疯子，”卡特发牢骚，“比完我们还去‘芝加割’吗？我急需进补那里的牛排。”

“好啊，去吧。”

哈尔吹响了开球哨。斯科特滑到争球圈准备抢球，还顺便鼓励了门将几句。

“好好干，本尼！”

“给老子闭嘴。万一你乌鸦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

斯科特轻笑。埃里克·本内特场下温文尔雅，场上却是斯科特认识的最凶狠的球员。

斯科特弯腰，球杆落在冰面。他抬眼与芝加哥队的明星中锋克拉克对视。

“如果祖洛再搞那些小动作，”克拉克吼道，“我就让哈维去收拾他。”

“兄弟，赶紧吧。虽然不知道哈维做错了什么，被你这样对待。”斯科特笑说。

“祖洛就是个垃圾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如果你嘴巴不放干净点……”

斯科特一抢到球，便迅速冲到对方区域，接过卡特默契的快速回传。接着他狠狠射门，球高速飞过门将肩膀，打进一个短手球。

重新掌控赛场的感觉真是太他妈好了。

[1]NHL球队分为东西两个联盟共四个分区，传统上，纽约的球队属于东部联盟的大都会分区。

[2]泛指选手年龄限定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的各级冰球联赛。

## 第四章

基普打了不止一份工。

除了“草+莓”的工作，他还是一家中介公司的调用表上，这家公司专为各种慈善募捐、典礼等活动招募服务生。一个朋友帮了忙把他弄到名单上，过去的一年半里，他已经服务过几十个活动了。

这天他接到一个电话，问他周三晚上能不能为一家儿童医院的募捐活动工作。地点在切尔西码头，是一场有发言嘉宾的正装鸡尾酒会。

基普有的是时间，也真的真的需要钱。于是周三下午两点，他离开“草+莓”，背包里装着揉成一团的围裙、棒球帽，以及他的黑皮鞋、黑色西裤，还有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——这样他在高端活动开始前就能简单梳洗一下。

他提前几小时在切尔西下了车。二月糟糕的天气逼得他躲进最近的星巴克，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坐下，又想起某位NHL巨星来。

他一直有些希望在过去两周里看不到斯科特·亨特能结束这场荒唐的暗恋。他不太可能常常见到斯科特，也许要不了多久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一场差劲的主场比赛就能轻易结束一切。也说不准斯科特已经找到新的幸运符了。

总而言之，这次长时间的分别并没有终结他的暗恋。

他的另一份工作明天休息，但周五要上班。希望斯科特那天会来，基普仅仅是想感谢他的赠票。

慢慢地，基普觉得实在太无聊，于是在切尔西某家星巴克里的小桌边，他开始幻想和斯科特·亨特约会的情形。第一个念头便是能碰触那具身体.....他的肌肉摸起来会是什么感觉？被壮硕的斯科特严严实实压在床上又是什么感觉？压在墙上呢.....

他很想知道吻他是什么滋味。想知道斯科特饱满红润的唇是不是和看上去一样柔软。他真想尝尝他的味道，想知道舔过他整齐的齿列是什么感觉。

和斯科特这样的名人约会是什么体验呢？斯科特这样的.....有钱人。基普无法想象哪怕只是拥有他的一小部分财富。天呐，此刻基普甚至不知道买得起星巴克三明治是什么感觉，他刚还想买个三明治配咖啡。

他放任自己在白日梦中幻想作为斯科特的男友去看比赛。坐在他常坐的位置上，为斯科特的精彩表现而自豪。晚上他们还会在家庆祝斯科特大获全胜，就他们俩。

也许他会在门口迎接长途比赛回来的斯科特。斯科特会很期待见到他.....

大庭广众的咖啡店里，基普感觉有些燥热。

他叹了口气，抿一口滚烫的咖啡，舌尖的灼痛让他清醒。与其妄想一个可能根本不喜欢男人的富豪巨星，不如花一半精力去找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男朋友，更别说你.....

基普已经素了有.....一个月了？不，两个月？

老天，将近三个月了。

但这怪不了别人，真的。他最近都不怎么出门，和从前完全不一样。他从未有过一段称得上认真的感情。以前他常在酒吧、健身房，哪怕超市勾搭男人，那种挑战让他快乐。他天生会调情，至少曾经是。如今他二十五岁，依旧和父母同住，在果昔店打一份毫无前途的工，他的风采渐渐被磨灭

他又啜了一小口咖啡，“火热”依旧——怎么做到的？

今晚也许会有个小帅哥和他一起工作，说不定能久违地开个荤。

\* \* \*

斯科特拽了拽藏青色燕尾服上衣，整理了袖扣。他讨厌这样的活动，但又想利用名气做些好事，帮助儿童医院是他最喜欢做的那类慈善。

今晚他还有个发言，不过他并不紧张。他从不介意公开讲话，况且这只是个简短的发言。他讨厌的是.....别的，是被一屋子富有又谄媚的捐赠者包围；与无聊的人交谈；穿燕尾服；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。

他觉得很疲惫。今晨才刚从漫长的旅途中回来，要以美好的心情应对整晚还真是个挑战。但他可以的，这是他的工作。

房间里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，深色的西装和色调暗沉的女士礼服汇成一片，角落的三重奏演绎着柔和的爵士乐。

他盯着手中细长的啤酒杯，胃里一阵空虚。唯一能吃的，似乎在穿黑色制服的服务生托盘里。他慢慢朝一个服务生走去，希望能抢到一只虾什么的。

服务生转身，斯科特惊讶地看到那是一“基普！”

基普和他同样惊讶。他退了一步，手上的托盘因此倾斜晃动，他赶忙用另一只手扶住了。“斯科特！呃，我是说……”

斯科特收拾心情微笑道：“叫斯科特就好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会在这里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基普的眸子在全黑制服的衬托下熠熠生辉。他远比斯科特记忆中的美丽。

斯科特从托盘上拿了几样东西缓和气氛。“你经常在这种活动上做事吗？”他尽量随口问道。

“做过几次，这次是临时决定的。”

斯科特点点头，殷切思索着可以问的问题。但他满脑子都是基普的头发看起来有多软。

“嘿，”基普开口，“还是要谢谢你的票。亲临比赛现场真的很棒。”

“别客气，你喜欢就好，看到你去我很开心。”

“噢，你看到我了？”

“我滑过你面前的时候冲你点头了，可能不太明显吧。”

“噢！不，我看见了，只是.....我不知道是在跟我打招呼。”

“是对你。”斯科特解释道，显得太过殷切。他退后一步，清了清嗓子。“总之.....”

“你应该很忙吧。”

“是啊，很显然你也在工作呢。”

“是的，那.....”

“我不打扰你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不知怎么地，斯科特有种想要触碰基普的冲动，于是他碰了碰基普空闲的那只手。“很高兴见到你，基普。”

“我.....嗯，我也是。我想今晚还会再见的。”

斯科特点点头，基普端着小吃继续工作了。一只手随即落在斯科特手臂上，他转身与活动策划者之一交谈起来。他觉得比先前轻松多了。

之后整晚斯科特都在和不同的人交谈，但他一直在搜寻基普

的身影。他们有过几次眼神接触。第一次，斯科特有些尴尬地飞快移开了目光。第二次，视线停留得久了一些，于是收获基普一个可爱的笑脸，笑得他心头小鹿乱撞。

噢不，亨特。你有麻烦了。

演讲后斯科特又混了一小时，实在忍不住想脱掉礼服离开这里。

只是.....

他找到正在收拾空杯子的基普。

“你要待到很晚吗？”斯科特问。

“大概还要一个小时吧，这次的清理不用太久。”

斯科特微微一笑。想不出还能说些什么，只是不舍得就这样离开。

他应当要走了。不然可能会说些不该说的话.....

斯科特是个迷信的人。他相信万事都有原因，基普今晚出现在这里绝不是单纯的巧合。命运让他们共处一室，这是个机会，斯科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住这个机会。

“这种活动总是让人吃不饱。”他佯装随意地说道。

基普正收拾着桌子，闻言抬起头：“至少你还有得吃，”他说，“我整晚能看不能吃，快饿死了。”

他直直地看着斯科特，等待他的回答。斯科特知道，是时候了，就现在。

“离这里几个街区有家汉堡很不错，”斯科特试探地说，不算明确的邀请，还不算，“会开到很晚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我在想结束之后要不要去……”

基普站直了，与斯科特对视。“你是在邀请我和你一起去吃汉堡吗？”

斯科特有些不知所措。但该死的，他忍不住了。“是。”

基普露出颊边的酒窝灿烂地笑了。“好呀。我一结束就去找你，在前门见？”

“好……”斯科特突然想到自己还穿着礼服，没带替换的衣服，“一小时，你觉得差不多吗？”

基普耸了耸肩。“应该还会快一点。如果你继续打扰我就不一定了。”

“那说定了！”斯科特强忍住拍手欢呼的冲动。他们要一起出去了，要一起去吃汉堡了。他会换掉身上的礼服，准时赴约。

回家换衣服肯定是来不及了。但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开着的服装店了，除了……

\* \* \*

再见面的时候，斯科特站在大楼正门旁。穿着一件胸前印有“布鲁克林”大写字样的灰色卫衣，头上的黑色针织帽也有纽约市的缩写“NYC [1]”。肩上挂着一个看起来很廉价的包，基普猜里头装着他换下来的礼服。

“我，嗯，没带替换的衣服，就去一家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买了。”斯科特解释说。

他现在的打扮几乎看不出来是斯科特·亨特。但基普知道，他还知道斯科特手忙脚乱地买下这些纪念品换上，就为了……和他约会。

大概，大概算个约会。

基普笑道：“看起来不错。”

他看起来确实不错。可能因为上半身穿着卫衣，下半身却依然是西裤和皮鞋，稍微有一点奇怪。基普反倒显得有些邋遢，穿着白天穿的牛仔裤，黑T恤也是刚刚穿在制服下的那件。

他拉上外套拉链跟随斯科特走进寒风中。天气很冷很冷。

“你冻坏了吧，”他问，“你确定我们要走过去吗？”

“我跑热了，”斯科特愉快地说，“没关系。”

他们并肩走过寂静的街道。寒冷的周三夜晚，街上没几个人。空中零星飘着几片雪花，但没有风。虽然说了不冷，但斯科特还是把手伸进卫衣口袋里。

“比赛还顺利吗？”基普花了足有一分钟寻找话题，思索一番后问。

“挺好的，很顺利。七场我们赢了五场，圣何塞那一场本来也能赢的，但那破事说来话长，你可能不愿意听。”

“你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吗？”

“还可以吧。有的城市还不错有的一般般。有的城市喜欢我，有的也一般般.....”

“如果你是他们球队的，肯定所有人都喜欢你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他们沉默着又走过一个街区。基普仍不敢相信自己和谁在一起。他也只是个人。只是个性感、高大、赫赫有名、深受喜爱.....正在挨冻的人。

斯科特瑟缩着肩膀，气息明显有些紊乱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基普问。

“噢，还好。就是.....确实很冷啊。”

基普笑了。“是啊，当然了，硬汉。”他大胆用手肘撞了一下斯科特。

斯科特也笑起来，呼出白色的雾气。

基普吞了吞口水。“汉堡店还开着吗？”

“开着。就在，嗯……噢，就是那里。”斯科特指着街对面。

“我们快进去吧。”

走进门，斯科特在扑面而来的温暖中朝基普笑了。基普顿时沦陷在他迷人的笑颜里。

他们在柜台点了餐（斯科特付的钱）随后在角落坐了下来。餐厅里很安静。

基普很想弄清楚现在的情况。通常别的男人请他吃东西或喝酒，目的都很明确。

可面前这个不是普通男人。斯科特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这像个约会。也许他只是……有些孤单。

斯科特·亨特孤哪门子单啊？

“你住曼哈顿吗？”斯科特突然问道。

“不，我住布鲁克林。生下来就在那里。”

“啊，我家乡在北部。罗切斯特。”

基普微微一笑。“我知道。”

“对。我，呃，大家都知道我的人生轨迹。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基普说着觉得勇气倍增，于是又道：“但你肯定也有那么些秘密吧。”

斯科特的面颊泛起一层粉红，十分可爱。他不停用吸管搅动杯里的汽水，好不容易想出新的问题。“你在草加莓工作很久了吗？”

“嗯，其实，”基普佯装不满，“应该读草‘和’莓……”

斯科特连忙举起手，咧嘴一笑。“对不起！我不是故意冒犯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基普夸张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你们的队名肯定也经常被说错吧。”

斯科特摇头，脸上依然挂着笑。“你喜欢吗？我是说，在那里工作。”

基普觉得这话十分有趣。“还行吧。怎么说……不，其实不太喜欢。”

“你有别的想做的事吗？”

“当然！只是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我是说，我拿的是历史学位。”

“开玩笑的吧？我都没读完大学。”

基普狡黠一笑。“我知道。”

“也对。”

“你想吗？我是说，读完大学。”

闻言斯科特有些惊讶。“我……嗯，我想。我想读完大学，想毕业。我妈妈……也会高兴这样的。我喜欢不同的课程，也一直都很喜欢学习。”

“你学的什么专业？”

“什么都学了一点。我没办法专心于一个专业，也不需要。学校不在乎我学什么，只要我上场表现好就行。”

基普有些心疼他。“一定很奇怪吧，”他说，“从十几岁开始，每个人都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。会觉得生活甚至不属于自己吧。”

斯科特满脸错愕。

基普脸红了——他似乎过界了。“对不起。天呐，当我没说过，行吗？我都还不了解你——”

“不！”斯科特打断他。“确实……和你说的一样。我不想抱怨，真的，但，确实。”

“你当然可以抱怨。”

斯科特看着他微笑说：“其实并不可以。那样会遭大家唾弃的。”

“呃，那你向我抱怨吧。”

斯科特此刻看他的眼神，基普永远不会忘记。如果他们独处一室，如果他不是他，斯科特也不是斯科特，他会期待斯科特从桌子那头扑过来狠狠吻住他。

取而代之的是服务生把汉堡端了上来，那一刻的旖旎也随之消失。

他们吃着汉堡，斯科特不断扫视着餐厅，基普这才发现他一直没把帽子摘掉。

“担心被认出来吗？”基普问。

“没有。只是.....希望不要被认出来。暂时不要。”斯科特拿起汉堡，一口都没咬又放下了，再度摆弄起吸管。

终于他叹了口气，抬头注视基普的双眼。“这样，感觉很好。”

“和某人一起散心吗？”

“和你。”

基普一时语塞。而斯科特面露.....挣扎。他眼里满是恳切，渴望基普的理解。这样他就不需要直白地说出来。

“噢。”良久，基普终于说。

斯科特紧张的神色微微松弛了一些。“呃，我不是.....很擅长这个，”他吞吐道，“维持私密的个人生活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也越来越难。所以我从来没有.....”

“勾搭过男人？”

斯科特有些羞涩。基普很心动。“对。”

难以置信，基普一直劝自己这不是个约会，到头来这.....确实是个约会。不是在做梦吧。忽然汉堡变得索然无味，他只想把斯科特·亨特带去更隐秘的地方，让他把自己摔到墙上。

他决定大胆一点。

“我们有地方可以去吗？”他低声问道。

“有。”斯科特的嗓音比刚才添了一丝沙哑，眸色也深沉几分。

基普不傻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亨特没有出柜，得尽可能谨慎小心。他们就是玩玩而已，不会长久；他只是需要放松一下，而基普非常乐意帮他。他很荣幸斯科特能把秘密交给他，十分荣幸。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基普说。

[1]“纽约市”原文写作New York City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